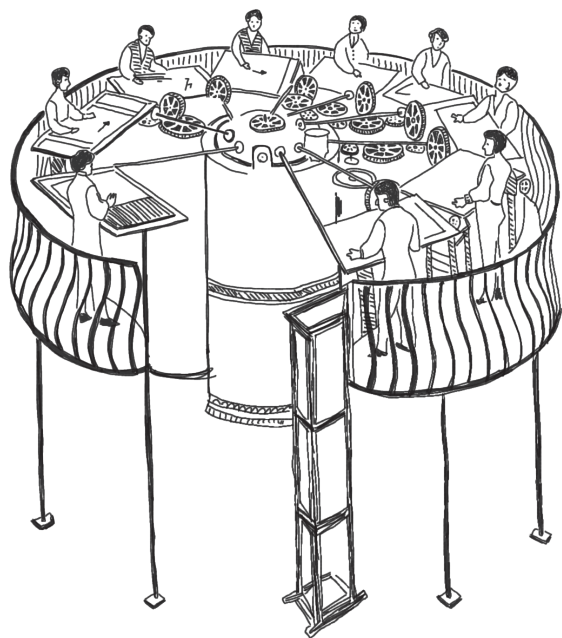




草率季 Taipei Art Book Fair & More

黃偉倫

2016 年開辦「草率季 Taipei Art Book Fair & More」，集結世界各地的創作者，凡舉藝術、出版、影像、塗鴉、音樂、表演等，讓作者及作品透過平台進行不同創作領域之間的交流；書展活動內容囊括展覽、座談、工坊、音樂、舞蹈等。歷年以趣味主題為切角：海綿 Sponge (2016)、草藥 Herb (2017)、宇宙大爆炸 Bang Bang Bang (2018)、網起來 Mesh-up (2019)、開天窗 WINDOW (2020)。

| taipeiartbookfair.com

請先簡單自我介紹，也談談最開始加入藝術聚落位於北投「空場 Polymer」的契機？

大學的時候我是念會計，大概是大三的時候覺得好像比較喜歡有創造性的事情，所以去修了行銷學程。畢業以後做了一些不同的事，後來在一間藥廠工作，被派去菲律賓，在那邊工作時，有個任務是要幫那間公司找看看有沒有適合的 leader，也比較需要看整個企業的全面。我覺得企業管理的「strategy」好像是創造力最多、也是我最有興趣的部分。

後來我去南加大唸 MBA，那時候經歷很多的案子、討論、比賽，我也跑去南加大電影學院，花了幾乎一大半的時間在 entertainment focus 的學程。後來又到日本早稻田做交換學生，那時主要的工作也是在企業策略的部分，有點像是總經理下面的智囊團。這些都是我覺得很有創造性、也很大方向的工作。

回台灣之後，我就在想自己喜歡的究竟是什麼。回想以前在美國實習時，在派拉蒙片場的工作經驗，那時有點像是要幫所有的 talents 做規劃，看怎樣可以讓一個人的才能發揮到最大、或是連結影響到更多人。我也是在那時開始做「草字頭」，剛好藝術聚落「空場 Polymer」要成立，藝術家朋友朱駿騰和高雅婷就找我一起加入。一開始我先擔任監察人角色，幫大家釐清空間的策略和財務方面的事情，後來就開始做空場負責人，幫空場找方向。所以也可以說我對台灣藝術文化生態的接觸，是從空場開始。



對於書寫過的紙頁的崇拜以及後來對於書的崇拜，跟書寫一樣古老。→ Umberto Eco，〈沒有比永久載體更朝生暮死的東西〉

This occurred to me when I recently attended the LA Art Book Fair. Sure, the books and zines were interesting, but what made the experience so varied and extraordinary were the people there, both friends and like-minded strangers. As we think about the possibilities of publishing today we nee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various aspects of publications that exceed the publication itself. Artists' books and publications from the 1960s and 1970s offer models of how publications bring us into contact with the world, opening up opportunities for collectives, events, and actions. If we are to understand and reactivate these models in the present we can't be satisfied with fetishizing books as collectors items or antiquated curios; we need to think about how the activities of editors, designers, artists, writers, and, not least, readers create

meaningful and worthwhile experiences, whether on or off the page or screen. → Gwen Allen, "The Artist as Bookmaker"

我一直都很喜歡藝術，其實從高中開始我就會一直在網路上找國外的藝術和設計資訊。我以前有點像是科技迷，有段時間很迷蘋果電腦，也會在網路上看國外的討論，甚至找類似蘋果申請專利的資料、電信局通過什麼東西那種討論，每天看的就是科技、藝術、設計，好像從那時候開始建立自己對於作品的認識品味和資料庫。一直到回台灣加入「空場」後，才瞭解原來台灣也有那麼多不同類型的作品，也才正式進到這個領域。

請繼續談談「strategy」這部分。以你的經驗來說，在企業管理裡談的「strategy」和在藝文場域裡的「策展」的連結是什麼？也請談談最初策劃籌備「草率季 Taipei Art Book Fair & More」的過程？

我覺得蠻有關係的。以策略的觀點來說，你不管做什麼事情，一定會有你未來想要達到的目標，那個目標不見得是透過一個展覽可以達到，甚至可能是帶狀的。這對我後來在做藝術策展的影響是，我不會把單一的展覽當成終點，而是把每個展覽看成現階段想達成的短期目標。例如在「空場」的時候，我知道大家在藝廊或美術館空間的展覽都做得非常好，這也是在那些場域應該達到的價值，但如果是在「空場」，我們可能還需要想想這樣的替代性空間如何和在地脈絡產生連結。我覺得我的目標和角色比較在於，可以怎麼讓這些藝術家的影響力擴大、怎麼讓這些藝術作品對社會帶來反思、怎麼跟藝術圈以外的人溝通，等等。 - p. 187

這也是一開始為什麼會舉辦「草率季」的動機。我覺得台灣有一群人很有原創精神，他們可能是做小誌、把刊物當成作品來做，像是自己靈魂的延伸。我很珍惜這種作品的原創性，所以也會想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擴大每個人的影響力。

「草率季」從 2016 年到現在也陸續舉辦幾屆，請談談對於藝術書展和市集這些活動的想法和觀察？

這其實也是回到我自己的興趣。除了藝術家的作品，我也很喜歡看以「藝術家」為主題的書，例如看到藝術家的手稿、藝術家對於創作的想法等等，讓我覺得藝術家好像變得更立體。從這樣類型的書籍裡，好像可以挖掘更多藝術家展覽之外的面向。

所以我也開始想台灣的藝術出版狀況。如果我們能讓藝廊也重視每次展覽的出版、藝術家有經費可以做自己的出版品、或甚至有策展人幫大家整理這些東西……如果可以累積越來越多的話，對於這個產業也會蠻有貢獻的。

最開始策劃「草率季」，一方面是從「空場」當代藝術家的角度出發，另一方面是希望讓更多人能認識當代藝術的作品。但是以藝術家來說，實際上參與的情形有點不一樣，因為大家基本上沒有太多自己的畫冊，或是展覽時候做的出版品大部分也不是以販賣為主。所以草率季的目標就是看看我們自己比較茁壯的時候，能不能提供藝術家足夠的條件

To devise a business structure in which the publications

are affordable and their value determined by what one might get out of owning them, rather than from reselling them. → Tauba Auerbach,

“Diagonal Press Mission”

出版自己的畫冊、甚至當經費更多的時候，能不能讓藝術出版品的整體品質越來越上升。

「草率季」第一年算是非常趕的開始成形，那時候動機比較急迫，因為「空場」的空間，房東要收回去，所以真的是在剩下來的兩三個月，重新思考還有什麼事想要做、但還沒做的。那時候在很短的時間內聯絡國內外出版商，把想像中覺得應該要有的藝術家、畫廊出版、小誌創作者、現場裝置表演等等拼湊在一起，讓整個活動以比較有衝擊力的方式處理。那年做完以後覺得很累，就在考慮隔年還要不要繼續。

第二年的時候，想一想覺得做這件事情真的很開心、好像有點貢獻，也想知道如果繼續發展會長成什麼樣子。加上第一年和台灣這些做小誌的創作者接觸之後，發現很多人能量蠻強、很敢表現、風格也很多元。所以就覺得如果要繼續做，應該要做出比較有台北或台灣的風格，目標是可以在國際被看見，用我們文化的多元特色和國際產生交流。

所以第二年「草率季」的設定就是台北的「Taipei Art Book Fair」，花很多時間向國外出版社自我介紹、邀請國外攤位來參加，那年也找建築師季鐵男老師、和現在「草字頭」的 Partner 餅乾來一起做空間。那時討論是覺得，在書展的架構下，其實我們可以控制的東西很少，雖然可以加一些裝置或表演，但還不足以成為一個巨大的共同創作。那 -p. 263
如果以策展的角度來看，要做出一個可以代表整個 Art Book Fair 強大的精神體，會是什麼狀態呢？所以就開始思考在擺攤現場的硬體設備

和空間。

那次我們很瘋狂地給參展單位不同材料，例如斜的桌面、十雙筷子、一盒鉛筆等等……然後教大家怎麼用這些材料來固定書。當然對於參展的攤位來說，也許是第一次要面對這樣奇怪的擺設手法，但我覺得是因為在前一年舉辦的經驗，感覺大家都很會隨機創作，也可以有這樣的嘗試。所以那次就有點像在我們先設定好的既有架構上，看看參展攤位可以怎麼把自己的元素加上去，用這樣的方式呈現台北很有機的特質。成果也非常好玩，有點像是到處可以碰到各種驚喜，現場的氣氛也很放鬆，大家可以隨意參觀交談。我覺得那次好像起了蠻關鍵的作用，很多國外策展人回去都有提到，後來幾次的「草率季」，國外的參展攤位就蠻踴躍。

「草率季」的英文名稱是「Taipei Art Book Fair and More」。請談談這個「and more」的主題設定？

第一年本來是叫「Art Book Fair and More」，第二年我們就在思考是不是能代表台北這座城市、能不能讓更多國際交流發生，所以改成「Taipei Art Book Fair」，後面又加上「and more」兩個字，讓每年又可以另外加上主題，例如後來的「and sponge」、「and mesh up」……這樣的發展。

有點像是訂一個主題，在這樣的大題目下又有點變化，或是邀請相關

單位的話，感覺蠻好玩的。

所以像第二年的主題是「草藥」，就覺得草藥這樣東西，在不同國家裡有，但在台灣又有些蠻獨特的部分，像是奇怪的草根、或是結合占卜等等。那次開始就覺得好像可以藉由這樣的方式，把台灣比較獨特的部分加進去，可能會是一個不錯的方向。不過其實主題方面，我覺得還可以發揮得更好，例如可以花更多時間規劃和溝通，這些也是以後我們會繼續努力的，也會準備一些和主題相關的素材，讓參展攤位可以自由取用，再以此做延伸創作。

談談對於「草率季」作為「台北」的城市藝術書展的想法？在規劃上如何選擇參展單位、又是如何設計展場空間和動線呢？

至於選擇攤位的方法真的很簡單。我不大管所謂的漂亮或是醜，我比較在意的是作品的原創性、有沒有個人風格、獨特性等等。這幾年發展下來，我覺得台灣創作者的風格越來越強烈、也越來越成熟和完整。最開始大家都還在摸索，作品裡可能會有些歐美、日本或是韓國的風格，但大概到第三年和第四年，年輕一輩的創作者幾乎都看不到什麼別人的影子。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好的，因為台灣本來就會接收到很多資訊，每個人的背景可能也不同。在這些作品裡，這種被消化過、又結合台灣本身的元素，我覺得蠻獨特的。

在空間設計上，每一年我們都盡量讓展場是有機的，在空間裡可以隨

The Ninth Task of the Publisher: Stand in the Market

To stay at the book fair stand for four days, and talk through all of them from morning 'til night with many different people, about many different topics: authors, designers, exhibitions, circulation figures, discounts, future plans, and political disputes; about temporary injunctions, reprints, paper varieties, and review copies. This is the market: a large self-manifestation of society. A place of exchange. And the publisher stands in the center. → Jan Wenzel, "The Twelve Tasks of the Publisher"

意穿越，甚至攤位和攤位中間有一些曖昧的 overlap。也就是說，空間其實不是很公平地在中間畫一條線，而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交疊……在這種重疊的狀態，有時可能會爭吵、有時可能是變好朋友、或是可以一起想想辦法。像有一年是用紙箱和紙管當桌子，如果願意把這些物件串連在一起，兩個攤位就可以建立起另外一個層次空間。

我覺得這是草率季我最喜歡的地方，有 1/2 是大家帶來的作品，另外的 1/2 則是大家共同創作，一起完成整體的「草率」。我覺得這點蠻好玩的。

我覺得每個城市的藝術書展的風格，都會因為主辦方、參展攤位，還有藝術書展裡的活動、表演、裝置等等，產生不大一樣的風格。但在看了別的國家的藝術書展後，也會讓我更用力的去想台灣自己的定位，^{-p. 265}例如怎麼讓參展單位發展自己的創意能力、怎麼讓不同的參展攤位和我們一起完成風格更強烈的組合體。

我覺得以台北來說，我們的串連部分很強。在氣氛上，相較於東北亞的日本和韓國，我們好像稍微放鬆一點，但又不像東南亞的泰國那麼鬆……我們好像剛好在鬆緊之間，可以掌握到一種韻律。另一方面也是台灣的自我認同很複雜，作為島國，我們喜歡往外看、接觸各種資訊，我們可以有很多彈性，例如在街道上的違建就透露大家在生活裡的各種變通方式……我覺得這些都讓我們很適合發展這種很自由的獨特性。所以希望「草率季」是一個可以讓大家發揮的場域。

我覺得台北這種類型的活動都蠻好玩的，因為有一群人喜歡做一些奇怪又前衛的事。像璽民的「小誌市集」就很好玩……「草率季」在第一年的時候我們也是找他幫忙，直接問璽民能不能推薦和介紹有趣的創作者。「傻瓜書日」也蠻好玩的，他們很會選作品。所以我覺得這有點像一種多元的存在，跟台灣一樣，每個人都有自己認同的、和想表達的風格，很有層次。「小誌市集」讓人感覺很 rock、「傻瓜書日」有種歐式前衛的感覺，那「草率季」想表達的，會是比較大型的共同創作，創造一個共同交流的機會和精神力。

當然，這種共同創作，一年一起做一次就夠了，平常大家還是各自發展自己的。也許在五年以後回頭來看，可以比較清晰的看到每一年大家一起創造的軌跡。

2019-11-29